

世界觀

此大陸由人類、少數魔法師、以及壽命極長的龍族共存構成。
龍族並非天生為神，但因其近乎不朽的生命、對自然的影響力，以及跨越世代的記憶，被部分人類地區尊為神明，亦被其他地區忌憚或避讓。

故事聚焦於——

將龍族視為神明、並與之長期共處的高原地區。

龍族

豎瞳，額頭兩側有犄角，鱗片分佈身軀，身長、尾巴與翅膀依照個體屬性，可化形於形似人類。

分布於大陸各地，數量未知，但因有地盤意識通常是單獨出現。

具有掌控自然物質的能力，個體不同，但多半足以控制一個山區的氣候或土地，純粹的人類難以抵抗或接近。

多半盤據於領地，在五年一次的春季為繁衍後代才會離開地盤尋找同類，受孕後並不會共同孕育孩子，在母親身邊待到成年便會離開，並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地。

因壽命太長，個體會死亡的情況會很長久(對人類來說幾乎不會遇到屍體)。

沒有血脈傳承概念，一片土地上有可能由毫無關係的龍做更替。(但人類似乎也不會發現)

雜食性，人類並不好吃因此不在狩獵範圍，並且因為習性有趣，成為他們會化身人形的效仿對象。

與人類的壽命1:25

人類

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種，以農業建立起城鎮，後研究出造鐵技術而成立起堡壘。

亦有體質能與自然界呼應，而成為魔法師的存在。

精怪

由自然界的元素演化，多不具備人類智慧，難以溝通，也未必有實體。

各地對龍的態度

1. 畏懼>尊敬，有獻祭習俗(剛好有用所以延續習俗)(薩爾妮的祖先來自此區)
2. 敬畏→想征服(可能國家軍事擴張急需力量？)(薩爾妮的老家+學院來自這裡，對龍的態度變化差不多就在她就讀魔法學校期間)

3. 純信仰，建立宗廟祭拜，融入日常（沒有人真的看過龍所以也不確定存不存在但天有異象時就覺得是龍造成的）
-

魔法

以屬性（水、土、火、木、氣、光、暗）和天生魔力值為基底，大多數人擅長單一屬性，少數人能觸類旁通擅長複數個。

貨幣

1 金幣 = 100 銀幣 = 1,000 銅幣
→ 1 銀幣 = 10 銅幣

- 麵包：1～5 銅
- 普通餐：10～30 銅
- 旅店：50～200 銅
- 日薪：50～300 銅
- 鐵劍：1～5 銀
- 馬：5～20 銀
- 小房子：1～5 金
- 貴族宅邸：數十～數百金

[事件紀錄](#)

地理與傳說

二、地理與氣候

地形：高原、連綿山脈、風化岩原與廣闊草原

重要地貌：

巨型裂谷（傳說為龍振翅所留）

古火山、環狀石陣、龍形岩脈

氣候：

冬季乾冷強風、暴雪頻繁

夏季日照強烈、午後雷雨

三、人文與社會風氣

人類對龍族的態度是敬畏而非盲信

龍族多以尊稱代替名諱，如：

天上之王、古翼者、守望者

四、服飾與文化象徵

服裝以中亞／東歐風格刺繡長袍為主

刺繡圖樣具有象徵意義：

雷紋、旋風、鱗片、斷翼

色系偏向深藍、酒紅、土黃、墨綠

五、建築風格

建築低矮、厚重，順應地形而建

材料：石、木、夯土

避免：

高塔、尖頂、直指天空的結構

祭祀場所：

半地下神殿、岩洞、裂谷

不供奉神像，只留下空座、龍爪痕或未雕刻的巨石

六、飲食文化

主食：大麥、黑麥、粟、發酵麵餅

肉類：風乾羊肉、鹿肉、野牛

常見乳製品：酸奶、硬起司

龍祭日禁用明火

→ 以冷食、自然發酵食物為主

七、人與龍的傳說與禁忌（這要留嗎）

傳說

第一位王者由龍教會言語

城市因違背誓約而被龍奪走

某些家族流有龍血，代價是短命或孤獨

人設：納爾維斯

Narvis . UI

納爾維斯. 烏爾

人形約200公分, 原型約七呎。

七百歲(人類約28歲左右)

人類稱呼為龍神——阿修恩, 涵義為「黑岩」, 與現為居住的充滿岩壁的山脈呼應, 也是被目睹出沒地後出現的稱謂。

鮮少人知道的本名納爾維斯由生母賜予, 含意與能力的風屬性呼應, 為古龍語中的「在黑暗中仍能看見流動之物」, 「烏爾」一詞則是延續母親姓名。

約在兩百歲左右待的山谷有給予祭品的存在, 曾因為想知道「伴侶」是甚麼模樣而留下一個女性, 並給予作為契約能延長壽命的龍血, 但對方卻選擇離開。

因為賭氣, 即使知道對方的位置也沒有去尋找回來, 對方在幾年內死亡, 但他但並不知道這是背棄龍的詛咒, 直到轉換根據地才從類似的傳說中意識到。能感應到的血液已經隨對方的子孫分散而淡的找不到, 他也不想再給予那些子孫龍血, 想著終有一日會斷絕, 選擇漠視他造成的這份後果。

因為長期獨處加上沒有天敵, 對於道德的認知僅止於對於人類的觀察, 也知道現在領地的人類把自己當作「神明」, 偶爾心情好就回應一下對於下雨或颱風的請求, 十年左右會下去村落裡晃晃。

活了太久因此對很多事過於冷淡, 跟其他物種相處不足的不擅長人際, 基本上是我行我素的性格。

諾薩黑嶺

表面由玄武岩與礦砂造成的霧黑山壁, 黑嶺最高峰的北側斷崖為龍的巢穴, 高原風穿穴而過時會產生低沉共鳴, 被人類誤認為龍吟, 實際則是風聲罷了。

人設：薩爾妮

Zarni·Badian

薩爾妮·巴蒂安

155公分/21歲

聲線： Emma Kok - Voilà (Lyrics in French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Zarni: 黃金之女, 掌管繁榮與昌盛的女神

Badian: 烏德穆爾特語, 纈草之意

外觀:

紅捲髮/淺藍綠眼/臉頰長期泛紅/鼻頭四周有點雀斑/圓眼+垂睫毛/櫻桃小嘴

*the Udmurts people from the Volga region, Russia

背景:

家族血脈背負不知名的詛咒, 無人能活過25歲。薩爾妮的母親在他7歲時便過世, 父親於他10歲時再婚。

3、4歲時展露魔法天賦, 6歲時母親不顧學費昂貴, 堅持要把他送進魔法學院機構裡。14歲離開學校和家鄉, 大部分時候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

13歲那年父親與繼母的孩子誕生, 這時薩爾妮已經能推敲出自己會繼承母親的命運, 認為既然活不長, 沒必要再叨擾父親的新人生, 也不覺得考取魔法使檢定考/將來有一番作為有什麼意義, 於是決定離開學校, 自力更生。

能力:

擅長木系魔法。魔力含量出奇的高, 但對大鳴大放型的魔法興趣缺缺, 對魔藥配置最有興趣。擅長做菜, 喜歡到山裡採集食材(含佈置陷阱)。

個性:

性格溫和, 大部分時候會順著周遭人的意願走, 下重要決定時反而默不作聲。

不會帶給四周人麻煩, 只想低調過日子, 卻常常因為順手幫人而每到一處就獲得一些稱號, 於是一陣子後又會搬家。似乎對和他人建立太深入的連結有些排斥。

平常靠賣魔藥和日常的小魔法維生。喜歡吃東西, 美食帶來的愉悅是當下的, 吃完了會化成自己的血肉, 是這可預見的短暫人生裡少數有意義的興趣。

契約:

祖先曾被送去給龍族阿修恩當祭品, 阿修恩沒有選擇殺掉人, 而是基於有趣餵食對方龍血締結契約, 沒想到對方戰勝不了心裡的恐懼, 最終逃跑。

背叛讓體內的龍血變詛咒, 壽命只能到25歲, 並且該詛咒會傳給誕下的孩子, 除非重新與龍締約, 不然無從破解。

等傳到薩爾妮這代時, 承載血脈的分支已經幾乎消失。

生日: 10/9

Chapter 1

木製棚攤上擺放著剛出爐的黑麥麵包，香料跟煙燻臘肉的味道跟商販抖開掛毯的棉絮沾在一起，些微濕潤的石板路顯示才下過的一場雨，這裡很少下雨，幾乎只在夏季的午後，大多時候的烏雲都會被沿著岩壁吹下來的風給驅散，納爾維斯經過閒聊的人類，聽見：「今天風不大，阿修恩大人是不是跑去其他地方玩了。」他微微挑眉，接著拉低斗篷的帽緣，往色彩鮮艷的彩繪陶器攤販那邊走去。

龍的傳說一直都跟這座古城鎮密不可分，納爾維斯偶爾覺得不可思議，明明人類的壽命短暫的跟蠟燭一樣，這種東西卻能一再的傳承下來。他斜眼看向攤販桌上那個奇怪模樣的龍形陶偶——明顯是火龍的造型，或許人類根本分不出山頂上的龍有替換過，又覺得這種模稜兩可的信仰不如消失。

不過人類的還是有優點，先不說匪夷所思的生活方式，他們很會釀水果跟蜂蜜酒，也很會烤肉，讓自己在每三十年吃膩生肉的時候能下來吃點別的東西，是很方便的存在。納爾維斯用嗅覺精細挑選一個攤販，要了大塊的烤羊肉，在桌面放上一顆寶石，接著轉身就走。

薩爾妮並沒有很想在這天進城。但用習慣的鐵鍋壞掉了，醃肉也吃完了，他必須請鐵匠鋪幫忙修理，還有買一些食材囤著。

他不清楚這幾天是什麼慶典，也沒打算細問；當去過夠多村子和鄉鎮，知道各地都有專屬的小節日時，他就放棄理解了。這種彷彿要融入當地的好奇心，對他這樣居無定所的旅人來說，實在沒有意義。

慶典說好聽點是熱鬧，實際上既吵鬧又擁擠。到處是喝醉的人們和亂跑的小孩，每個人臉上都掛著興奮的笑容，大聲歌唱，甚至隨機抓路人跳起舞，讓薩爾妮只想拉緊斗篷遮住惹眼的紅髮，鑽進小巷子，避開人潮。

「小雀斑女士！」

可惜在這個不大的城鎮，就算是巷子一樣可能有人。薩爾妮抬起頭，靦腆地笑：「哈波先生，午安。」

「你上次提供的魔藥很有幫助。芬尼女士順利地生了六胎。」芬尼女士是哈波先生的狗。「要不要來看看芬尼女士的小寶貝們？想要的話，你也可以帶一隻走。」

薩爾妮露出無奈的笑容：「謝謝你，哈波先生。但小狗需要陪伴，我不會是個合格的主人。」

「那至少來嚐嚐我們家的鹹派吧。因應風暴節的習俗，我有在外皮加入墨魚汁，又黑又亮。」像是證明，哈波先生拍了拍蓋在啤酒肚上的圍裙，上面的確有一些墨漬。「話說回來，我下禮拜要修理西側屋頂。你有沒有什麼魔藥是能短暫增加力氣的？」

「我想想能怎麼做。」薩爾妮回答。

好吧，慶典還是有好處的，像是能品嚐各種佳餚。薩爾妮咬著被葉子包裹的鹹派，哈波先生的手藝很不錯，他都考慮下次要不要請教人了，雖然代表必須繼續陪芬尼女士和他的六個小寶貝玩。毛茸茸的生物應該天生讓人喜愛，但薩爾妮從小就覺得觸感很微妙，甚至有點詭異。當然，他不會特別說出口。

鐵匠鋪建議換新的鍋子，薩爾妮不意外，還是誠懇拜託他們修理這個跟了他半輩子的好夥伴。之後他前往肉鋪，就在他思考該買多少回去時，不遠處的爭吵聲吸引了他的注意。

慶典很吵，眼前人類激動的滿臉通紅，圍觀的人群大聲叫囂，就像是嫌場面不夠熱鬧。納爾維斯就站在正中央，手臂依然夾著那塊烤羊肉，就像是不覺得眼前的鬧劇跟自己有關。是因為貨幣的問題——他當然知道，但那又如何？他已經給了該給的報酬，在這點上他已經很配合這些短小的蠟燭。

「你手上的東西！你拿走之前，總得先付錢吧？」

「我付了。」

「沒有。我不要那個。」攤販氣憤地說，「我只收硬幣。」

只願意收取銅礦壓製的圓形東西？納爾維斯忍不住輕蔑的看了對方一眼，這似乎激怒對方，體型壯碩的肉販揮動拳頭，在四周的高聲叫嚷裡揍了過來——

肉塊經過拍打後會讓食用時口感更加軟嫩。薩爾妮忘了從哪個食譜看來得了，不過他試驗過，證明是有效的。

他只是沒想到會在肉鋪就聽到這個聲音，還是由一個貴族打扮的男人握著被油紙包好的羊排，承受來自肉鋪老闆的鐵拳。

「呃……我想……」薩爾妮真的很需要掛在櫥櫃後面的那塊羊腿，但肉鋪老闆看起來很忙，氣得光頭都紅了。相反的，那名黑衣男子的舉動很優雅，側身閃避時，厚呢布料上的銀色繡紋散發緞面的光芒。

薩爾妮從櫥櫃後面偷看，肉鋪老闆看起來沒發現什麼，但薩爾妮感覺得到男子身上散發一股奇怪的威壓，不像一般的魔力波動。沒多久男子似乎覺得煩了，單手揚起，一陣強烈風壓捲過狹小的店鋪，硬是將人高馬大的老闆往後吹了幾步。

「該死的魔法師！」肉鋪老闆一邊罵，一邊緊張地確認身後掛著的一排肉和骨架。這時他注意到躲在角落的女孩，立刻大聲說：「小雀斑女士！你也是魔法師吧，用你的魔法教教這傢伙道理！」

薩爾妮幾乎可以在這個瞬間感受到威嚇的眼神看過來，那並不太像魔法師，反而像是兇猛的肉食動物，讓她幾乎把呼吸停止。而這一眼也讓納爾維斯停頓下來，豎瞳在斗篷底下收縮，他感覺到相似的氣味——不只是自己的，還有很相像的紅色髮絲，陌生又熟悉。

只有短短幾秒，吵雜聲回到耳邊。黑影飛過所有人眼前，納爾維斯反手拋出那塊肉，直直的砸在肉販攤主的臉上。

「讓女士幫忙械鬥，就算往回推100年前都沒有這個先例，你不覺得羞恥？」納爾維斯已經從薩爾妮的身上移開注視，優雅的口音也讓他像個古老的人，四周颳起一陣風，被掀起的斗篷沙沙作響。

薩爾妮欲哭無淚地站起來，既然被點名了，他只能硬著頭皮試試（用決鬥以外的方法）。畢竟，他真的很需要買肉。

「請問，現在是在討論付錢的問題……是這樣嗎？」薩爾妮注意到收錢的碟子裡放著一枚鑲寶石的胸針，小心地朝高挑的男子問：「這個是您的嗎，先生？」

肉販老闆氣急敗壞的想再開口說話，被一陣風推回原位。「是，銅板變換的很快，沒多久就不能用了，所以我只帶有價值的其他東西。」眼前的女性？小孩？實在太熟悉，並不是外貌，畢竟紅髮也不是太少見的東西，那是氣味，久遠的讓他幾乎以為完全死透的那一個。

讓人不愉快，但或許這是最後一個。
納爾維斯皺眉，不算客氣的問：「妳幹嘛管這件事？」

如果有辦法選擇，薩爾妮會選擇今天不進城。或許強硬點的話也能順利避開，或是抓緊機會就溜出肉鋪，但是……

「因為比德蘭克先生賣的肉很好吃。」

這算什麼理由？不用別人說，薩爾妮也知道聽起來很愚蠢。他往上瞟一眼，果然看到男子露出相同表情。

薩爾妮清一清喉嚨，說：「我相信這個胸針價值不菲，但對老百姓來說，可以直接使用的錢幣還是最方便的。所以……」

這麼說來，為什麼一個貴族模樣的先生會自己跑到鎮上買肉？薩爾妮在比德蘭克先生和男子之間來回看，最後下定決心，說：「比德蘭克先生，我也想買羊腿。把這位先生的肉和我的一起算，你看這樣如何？這個胸針就給我，由我來給你硬幣。」

比德蘭克先生哼出一口氣：「胸針如果是假的怎麼辦？你不就吃虧了嗎。」

薩爾妮感受到風又開始在肉鋪裡打轉了。他趕緊說：「我相信這個先生是誠實的。」如果只是要省錢，有誰會刻意上演這麼麻煩的一齣戲？「可能只是……比較沒機會進行這種交易。」

比德蘭克先生總算接受這個提案了。男子也接受這個提案，並且要求一塊全新的肉。在比克先生又要發火前，薩爾妮先表示要收下原本的羊腿，後來比德蘭克先生又額外送他一包絞肉（並不情不願地給了男子新的一塊羊肉），整個鬧劇才總算落幕。

走出肉鋪後，薩爾妮朝男子遞出胸針，說：「先生，這個還給你吧。那塊肉沒有多少錢。」

陌生漆黑的男子沒有如薩爾妮所願的拿回胸針，只是低頭沉默的看過來，兩個人的身形差距太大，以至於在傍晚光線的斜散下，薩爾妮可以清晰看見這個人遮掩在斗篷底下的眼睛——像珍珠一樣的白，又像是寶石般的異樣色彩，絕對不是人類的豎直瞳孔。

「當我給出去，就不會收回來。」今天已經完全沒有好心情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理由，納爾維斯從來沒有這麼近的看過這份「詛咒」，他覺得心情有點複雜，要讓他產生這樣的心情是很不容易的。或許是已經預知這個矮小人類的壽命盡頭，或是那雙一無所知的眼神。

四年，簡直是一眨眼就結束了。

「留給妳，這個足夠包下一整個肉鋪。」

仰望的角度不只讓薩爾妮看清楚折射異樣光彩的眼睛，也讓男子頭頂微微凸的麟角和尖耳格外清晰。

不是人類。薩爾妮睜大湖水綠的眼，很快移開眼神，將胸針收回並低頭，用綠色斗篷遮住驚訝的表情。雖然他用不到這麼多財富，但面對未知的生物，還是順著對方的意思最好。

「……謝謝您，閣下，但這個禮物太貴重了。」薩爾妮打開腰包掏出一個零錢小布包並遞過去：「作為微薄的回報，請您收下這個吧。雖然不多，但足夠您順利地買幾次羊腿了。」

薩爾妮感覺到布包被拿起，手往裙襬擦兩下，猶豫了下後還是補充：「還、還有。買一個大羊腿，最多兩個銀幣就差不多了。」

「噢~感謝教導。」薩爾妮沒有看著對方，但聽出感覺有趣的語氣，她也聽見錢幣被收起來的聲音，但依然不敢抬起視線，湖綠色的眼睛直直盯著地板，看見踩在泥地上的黑靴往自己這裡靠近，在一步之際停下來，神奇的是上面沒有沾上任何泥巴。

「用這樣的方式度過人生，妳開心嗎？」

突兀的問句讓薩爾妮不得不抬起頭，卻無法從陌生男子眼中讀出任何意思，就像是詢問一隻羊腿多少錢那樣，似乎自己回答甚麼都沒關係。

薩爾妮總覺得在寓言書裡看過類似的問話，是某種考驗，或是要賜予願望的場面嗎？

「呃……請問您說的這種方式，是指哪種？」夾在腋下的羊腿快滑下來了，薩爾妮重新扛好，心想著研發出讓力氣短暫變大的魔藥時，自己也該來試一試。他沒有等來答案，再次抬頭時，男子已經離開，黑色身影往堆疊在遠方丘陵的烏雲走去，消失在裡面。

意思是自己的人生很無趣嗎？薩爾妮走在蓊鬱的森林裡，小鎮慶典的吵雜聲早就聽不見了，跟那個男子一樣，彷彿一切只是中午打瞌睡時的短暫夢境。

他推開木門，門底刮開地上的碎土，需要施一點力才能推出縫隙。不大的空間很安靜，空氣飄著下過雨的泥土味。樑柱懸掛著乾燥花草和一些辨別不出形狀的肉乾，角落堆著幾本舊書，還有正冒著熱氣的鐵釜。細緻的粉塵被困在窗戶灑進來的微弱陽光中，慵懶地旋轉著，隨時要被降下來的雨拍落地面。

廚房的料理台上放著許多瓶罐，薩爾妮將這些往旁邊推，挪出空間放上羊腿。這跟他原本預計要買的大小差很多，全部拿去醃漬和風乾，要吃好一陣子才能吃完。肉很好切，除了肉質本身好以外，可能也要歸功給那場荒謬的打架戲碼——雖然嚴格上來說是老闆單方面打，男子只是隔擋。

這片土地上有魔法，有各種生物，但像男子這麼具有靈性的，薩爾妮還是第一次遇見。他很久沒有產生好奇的情緒了，但也就這樣而已；跟所有相遇過的人們一樣，他和他們走在不同的時間線上，那麼沒有交集是最好，也是必然的結果。

「看起來我要帶一些進墳墓裡繼續吃了。」薩爾妮看著堆成小山的肉塊自言自語，接著被這句話的真實性逗笑。

有趣也好，無趣也罷，反正都跟自己短暫的一生無關。

振翅在岩壁之間形成呼嘯的嗡鳴聲，漆黑的龍鱗折射著最後一絲隱沒山崖的夕陽。剛剛的肉塊被一口吞下肚，小巧的零錢包則勾在龍牙上沙沙作響，幾乎就像是快要被吹掉那樣，納爾維斯意識到這一點，選擇攤平翅膀滑翔，讓四周的風安靜流動。

他的心情不算好，除了早一點遇到的愚昧人類，還有那抹紅色的存在，這麼多年，這幾百年——他還以為「詛咒」早就斷絕了。

或許自己應該監視著這個存在，確保這件事完全消失？不，那太愚蠢了，沒必要這麼在意。

不過就是短短的四年，一眨眼的時間，一下子就會消失。

Chapter 2

這片土地的龍神是風的主人，他掌控山脈與作物的播種，但同時自負，不願輕易停下吹拂，唯有趁著沉睡之時，雨神才能降下甘霖。

預言的歌謠在鎮上耳熟能詳，暴雨的日子會沒有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當然，這不過是因為雨水阻擋了風流動的軌跡，要把一切都歸於龍神，實在有些牽強。

如果真要這樣說的話，龍在雨天是能好好飛翔的嗎？

*

納爾維斯能感覺到湧出身軀的血液被雨水沖刷，但卻沒有變淡的跡象，比起疼痛更多的是不敢置信、嗤之以鼻以及怒意。他確實是許多年沒去過其他國度，大概有300年？——這麼短的時間，人類的愚蠢竟然可以更上一階。

他正在想出一百種報復的方式，但現在更主要的是回到住處，雨天讓飛行速度減慢了，自己必須得找一個暫時停歇的地方，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夾雜雨水氣味，那份令人不適的感受又出現了，突兀的讓人無法忽視，就在底下的密林之中。

薩爾妮在地毯上醒來時，臉上還蓋著昨晚看到一半的魔藥學書。雨珠滴滴答答落在玻璃上，像稀釋的墨汁將窗外景色暈染開來。昏暗的天氣讓人一下子搞不清楚時間，直到雲層微微散去，他才從稀薄的光線角度判斷現在是清晨。

薩爾妮伸了個懶腰，睡到滾下床太常發生了，有時候他都懷疑床的用途。簡單洗漱完後，他打著呵欠拿木梳整理沒有整齊過的紅色捲髮，辮子編到一半時，外面突然傳來一聲巨響，嚇得他鬆開手，長到大腿處的頭髮又炸開來。

「什、那是什麼？」聲音是從後院傳來的，一開始薩爾妮以為是閃電，但沒有窗戶可以確認，只能小心翼翼地推開門縫一角。

等煙霧散去時，眼前一幕讓他腦袋空白。

夾雜在雨幕裏，有那麼一瞬間，薩爾妮像是看見漆黑的龍鱗飛散，身形高大的男子駐足其中，犄角向上蜿蜒，與那日同樣華貴的衣料被雨水浸透，令人覺得奇怪，明明那天連泥巴都沾不上對方的靴子。就像是這些想法被逮住那樣，寶石般的眼睛看了過來，男子並沒有開口，薩爾妮卻明確的感受到對方是來找自己的，並且要自己靠近。

薩爾妮好不容易回過神，張望一圈，拿起靠在牆壁的巨大葉子擋雨，緩緩往站在泥巴坑裡的男子靠近，嚥下口水，問：「閣、閣下。請問這是……？」

問句在雨中幾乎聽不見，薩爾妮於是又更近了一步，在這個同時，黑色的龍也張開嘴，低沈的聲音與胸腔共鳴。

「我需要這個地方。」

讓人無法理解的一句話，薩爾妮還來不及做出反應，巨大的身軀便應聲倒下。

揚起的雨水和泥巴濺到薩爾妮的腿上，他沒有心思去顧，而是慌亂地蹲下來查看，很快發現男人腰側上的傷口。鐵鏽味的鮮血與雨水匯集成混濁的水窪，慢慢滲進土壤；薩爾妮這才意識到

被砸爛的這片地是他的菜園，但比起拯救沒剩多少的可憐蔬菜，他需要先想辦法把體型龐大的男人從菜園上移走。

一番掙扎後，薩爾妮悲哀地發現他連拉男人的手臂拖行一步都做不到。這時，他想起櫃子裡剩下的藥水，於是把葉子傘插到地上給男人擋雨（雖然男人早濕透了，臉上還因拖行蹭到泥巴），衝回家中大口喝下藥水，一陣手忙腳亂後，總算將男人放到床上安頓好。

繃帶、清水、藥膏、針線。薩爾妮翻箱倒櫃，將這些物品一一備好，開始替男子清理傷口。他不算熟練，但至少對自己調配的藥有信心，連最高級的藥都拿出來用了——材料稀少，注入的魔力多，熬一罐至少要一個多月的時間。外面的雨總算停歇了，藥膏形成薄膜封住血流，讓薩爾妮總算能看清楚傷口範圍，也是這時他才發現黑色衣服的破口處非比尋常，不像撕裂的布料，更像剝落碎開的鱗片。

「還好藥對非人類也有用。」薩爾妮看向男人頭上的黑色長角，接著是從床尾垂下的黑色尾巴，黑到發亮的鱗片折射出奇異的光。「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生物啊？不要告訴我是龍……怎麼可能嘛。」

沉睡的像一塊鉛塊的龍並沒起來回應。納爾維斯睡了半天——實際上並不需要那麼久，但屋裡燒著木頭的溫度跟墊在身體底下的軟墊形成舒適的空間，對淋了一場大雨而消耗體力的他來格外滿意，如果不提他的腳露在床緣外這件事。

差點都忘了自己身處一個人類的家，而且還是一個紅髮的，快要死去的女孩。想到這裡，他就覺得自己似乎該張開眼睛，也真的這麼做了。看見拿著一塊布正在擦拭自己的薩爾妮。

薩爾妮正陷入思緒裡，例如這個男人該不會真的是龍、為什麼會找上自己、只是單純路過嗎、是怎麼受傷的……直到和那雙像珍珠一樣的雙眼對上視線，他才意識到對方醒了，而自己正伸手要觸碰男人自額頭延伸而出的長角。

「噢，呃，早安。」薩爾妮若無其事的收回手，舉起手心的布當證明，「您的臉上沾到泥巴了，所以……」

客觀來看，眼前的人類除了紅髮與最初的「祖先」沒有半點相似之處，他也不知道該訝異於血脈能延續的時間，還是驚嘆一個短命種族傳承接代的能力。納爾維斯沒特別回應有關泥巴的事情，他打量完他想要的，伸出手指招來風，泥巴成為了乾掉的土，接著被吹離身軀，全撒在這個屋子的四周。

反正本來也沒有多乾淨。他環顧一圈，接著才伸手檢查自己的傷口，直到這時候那張臉上才真的露出一點變化。「你的藥裡面放了甚麼？」納爾維斯問，他知道他受的並不是一般的傷，那是特別針對龍而研究出來的魔法，能夠打穿龍鱗，並且侵蝕傷口阻止癒合，令人火大，但卻被眼前這個小人類阻止了。他挑眉，又看過去「很有效。」

薩爾妮不清楚男子怎麼受傷的，更別提連對方的種族是什麼都未知，只能拿出櫃子裡最好的藥試試，沒想到藥效發揮得意外不錯。

他知道自己血蘊含強大的魔力，看來比原本認知的更有效。不過薩爾妮很有自知的沒說出來，只是說：「那真是好消息。閣下，您……」是什麼生物？薩爾妮很想問，但中途變成：「您是剛好經過這裡嗎？這一帶不太常有客人。」

「妳倒是很冷靜，隨意地讓人進入屋內，為甚麼，妳不怕？」這個問題並沒有指向確切的事件，可以是不怕自己，也可能是不怕死亡，納爾維斯直直地看過去，確實沒有讀到任何害怕的氣味。「我是特別找過來的，我記得市場上的人叫你魔法師。那麼，你覺得我是甚麼？」

找過來？薩爾妮想起那聲巨響，代表男子是從天上降落或掉下來的，意味著有飛行能力。他瞟向那兩根巨大的角和像蜥蜴一樣的長尾巴：擁有這樣特徵的生物不多，能化人的又更少了，但薩爾妮不敢妄下定論。他可還記得半年前肉鋪裡即將成型的龍捲風。

「這個……隨意猜測似乎不太有禮貌，還是直接告訴我答案吧，閣下。」薩爾妮搓著髮尾，偷瞄那雙漂亮但犀利的眼睛。「如果您願意的話。」

對方沒有回答怕不怕的問題，納爾維斯也不再追問，畢竟結局都一樣。

他現在更好奇這個人類對自己身上的詛咒知道多少？了解起因嗎？或許應該要讓她明白自己救了什麼。

他回答的簡單扼要：「這裡的人稱呼我為『阿修恩』。」

薩爾妮在這個小鎮已經渡過三個季節了。三個季節說長不長，但足夠讓鎮民知道近郊住著一位賣魔藥的魔法師，也足夠讓薩爾妮在不特別探查的情形下，知道住在這片土地上的龍神名諱以及傳說。

薩爾妮緩緩瞪大湖綠色的眼，一會後才說：「噢。原來是『阿修恩大人』。」

他看到男子挑眉，彷彿在問：就這樣？

這片土地上有各式各樣龍的傳說。有人忌憚，有人仰慕，也有人質疑；總之，龍的存在和鬼魂一樣，看過的人數足以支撐起不同信仰與文化，但不足以讓龍成為普遍的客觀認知。

龍神阿修恩。盤踞山頂，長翼遮天，黑龍未眠，風不停歇。傳唱的民謠朗朗上口，薩爾妮看著面前自稱主角的男子，感受到胸口一股很久沒有體驗的跳動感。

面對傳說生物的自白，他明白這時的自己只能選擇相信。

那麼，又是什麼力量將神明從高處拉下來？

薩爾妮看向男子腰側的傷口，指向衣服的破損處，問：「所以，這件衣服也是龍鱗化成的嗎？」

還以為是會更畏縮膽怯的人類，納爾維斯有些意外，對方似乎很簡單就相信了這件事，回想市集上那個站出來插手的舉動，或許只是愚蠢？還是不在乎？這種無畏感於自己而言也不算壞事。

「噢？妳觀察的很仔細，沒錯。」神奇的生物，納爾維斯覺得有些有趣，於是停止原本打算離開的舉動，沈重的尾巴掃動，刮過薩爾妮腳邊的木地板。「還有什麼好奇的嗎？」

薩爾妮看向發亮的龍尾巴，發現原本就斑駁的地板被堅硬的龍鱗刮出痕跡。他忍住想觸碰鱗片看看的衝動，問：「那天……您為什麼會出現在鎮上？」

「想吃熟的肉。」納爾維斯說的是實話，但眼前的人類張開嘴，顯然不太相信。他挑起眉毛，帶點警告的語氣：「龍只會做兩件事——懶得開口，或是說實話。」

您說的是。薩爾妮閉上嘴，用眼神示意。

「所以您是帶回去……」龍一般是住在哪裡？直到現在，薩爾妮還沒什麼在和龍對話的實感。「帶回您的家，自己料理嗎？我記得您是風屬性的。」

「那塊肉？我交給了鎮上的一個廚師，付錢讓他料理，就用妳給的那袋銀幣。」納爾維斯的注意力有些轉移了，他雖然依然在回答，但開始仔細的看起眼前的女孩——如果不是能感受到剩餘的壽命，他幾乎以為眼前的人類只有十歲，看起來營養不良。

不過人類在他看來都差不多，好像也沒什麼依據。

「另外，我是能掌控著風。在能使用魔法的人類口中是這樣沒錯，但我不需要那些自然的媒介也能使用。」他隨意的指向旁邊桌上，那些用來製作魔藥的材料。

薩爾妮說：「噢，那是因為我的魔法是植物屬性……對了，我的菜園！」

納爾維斯看著薩爾妮突然跳起來跑走，從半開的後門望出去，可以看到紅色身影蹲下來查看被壓爛的菜葉，小巧的腦袋似乎垂下去一點。一陣子後，薩爾妮捧著兩顆還完好的菜走回來，放到桌子上後將雜物往旁邊推，放上砧板，原本的書桌就變成料理台了。

小巧的木屋裡基本上沒有隔間，床鋪不遠處就是爐灶，上面掛著釜。薩爾妮從旁邊架子上挑出調味料，回頭問：「阿修恩大人，您餓了嗎？鍋子裡還有一點雜菜燉肉，如果您不嫌棄……話說回來，龍族一般都吃什麼？」

人類的思考方式太過跳躍，讓納爾維斯一瞬間只覺得像看到一顆蘋果在眼前晃來晃去，滾出門口又滾進門。他嗅聞空間中的氣味，聞到了一點肉香，更多的是蔬菜被煮的軟爛，加上香料混合的甜味。

對人類來說或許能稱得上美好的氣味——但龍是肉食性。

「我吃肉。還有，不用了，我要離開。」

說完，納爾維斯起身，接近兩百公分的身高讓他的龍角幾乎撞上屋頂的橫樑，他偏頭避開燭台，在準備要跨步時突然踉蹌。這讓他驚訝，並且不悅的看了一眼腹部的傷口，還沒有康復完全的位置微微滲出體液，怒意讓屬於龍的低鳴咕嚕咕嚕響起，薩爾妮甚至需要往旁邊一跳才避開不悅而拍打地面的尾巴。

「藥還有嗎？」納爾維斯詢問的語氣幾乎像一個搶匪。

製作特製藥膏費時也費力，但能給龍族使用可不是天天都有的機會，況且既然幫忙了，薩爾妮認為至少該負責到對方傷好為止。他也承認有一部分原因是出於好奇；在無論做什麼最後都會成為一場空的前提下活著，這是很久沒體會過的情緒了。

「還有半罐。這個藥需要在固定時間塗抹固定的量，效果才會好。」薩爾妮指向桌上的陶罐，同時拿起布巾小心地靠上去，說：「阿修恩大人，您這樣動，傷口很容易再裂開。我替您重新包紮吧。」

一無所知，這個人類還真的不害怕自己。

壽命的長短、生物是否衰弱，這在龍族的眼裡是很清晰的。眼前的女孩是充滿活力的個體，不應該只有如此短暫的人生——是詛咒在侵蝕她。

納爾維斯還在沉思，那條布就裹上腰，讓他沒有機會回應。

薩爾妮想著，短暫的一生還能碰到替龍處理傷口，不知道算不算神明眷顧；雖然嚴格來說，是神明直接找上門了。至於眷顧，薩爾妮看一眼被拍凹的木頭地板，決定先暫時不去想。

「這個傷口……是和別的龍打架造成的嗎？」薩爾妮很難想像還有什麼生物傷得了龍，從魔力痕跡看來，又熟悉得讓人懷疑自己的判斷。

「龍族之間會區分領地，並不會主動干涉同族。」想到這件事納爾維斯便覺得憤怒，被鄰國的魔法師所傷這件事本身就讓人不敢相信，短短的幾百年，人類已經研究出足夠強大的攻擊魔法，從縝密的手法來看，也能認定是針對龍族。

是想掌控自己？或是取代地位。無論如何他都會讓愚蠢的人類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刻就像是被掛上弱者之名，與方才相似的低鳴又出現了，薩爾妮能感覺到腳邊刮起細微的風，連窗戶都震動的喀啦響。他接觸過風魔法，但這個感覺更純粹原始，不像是由外力攪動起風，而是空氣以男子為中心自然匯集。

這不是分心的時候，薩爾妮告誡自己。至少他很明白了，受傷的話題暫時不能再提。

屋樑懸掛的乾燥花草虛弱地搖晃著，薩爾妮壓住亂飛的頭髮，在麻繩無法承受風壓要斷掉前，喊了一聲：「我、我突然想起來，儲藏室還有一大塊火腿！」

室內的風暫停下來了。薩爾妮拉過一張椅子，輕扯納爾維斯的袖子讓人坐下，好聲好氣的說：「我剛好也想再煮一點東西，就把火腿料理了吧。請記得不要動太大力，不然傷口會裂開。啊，口渴的話桌上有水，這個杯子給你。」

像蘋果一樣的女孩又滾走了，納爾維斯不得不佩服對方的精力旺盛，絲毫不認為這是為了轉移自己的怒氣。他看著不算乾淨的杯子，略帶嫌棄的把裡面的灰塵吹掉。好吧，雖然情況不算理想，但不必特別躲藏就能養傷依然是不錯的位置，就是一定要維持人形有點拘束，至於自己跟對方那一點詛咒般的關係，他決定先不理會。

畢竟這件事自始至終不是自己的過錯，他也不打算再次干涉。

火腿本來是為了入冬做準備的，但薩爾妮還是全拿去烤了；他可不想面對一頭沒吃飽又受傷的龍。準備期間，他能感受到男子的視線偶爾飄過來，又嫌無聊般閉起，被審視的感覺讓他幾次差點打翻香料罐。他雖然知道自己手藝不差，但都是以自我滿足為目的，沒什麼料理給別人的經驗，更別說煮給高貴的龍大人吃。很快的他轉念一想，嚴格來說他不是主動邀請的那方（總不能把人留在菜園裡吧？），那麼煮出來的結果合不合口味，也不是他需要負責的。

大不了就是被一口吃掉而已。

「您需要刀叉嗎，阿修恩大人？」薩爾妮將做好的火腿端上桌，雙手往裙子上擦一擦，緩解緊張的心情。

「需要。」納爾維斯不確定人類女孩是怎麼想他的，下一刻刀叉就以完美禮儀的姿態在薩爾妮眼前被運用。

納爾維斯在完美的切下肉片時抬起眼，薩爾妮正在吃第一口雜菜燉肉。「妳叫什麼名字？」

大部分時候薩爾妮不會報上名字，一方面過去有逃學紀錄——他相信魔法學院應該不會沒事追捕一個學生，但凡事有萬一——一方面不想與在地居民有太深的連結，就以「小雀斑女士」為代稱了。

「……薩爾妮。」但是面對龍大人時，這些顧慮都沒有意義。薩爾妮說：「薩爾妮·巴蒂安。我是個旅人。」

完全不一樣的名與姓氏，這是理所當然，都已經過去幾百年，像樹根一樣蔓延又枯萎，相同的地方早就僅剩詛咒的血液。

「好，薩爾妮。妳是旅人？暫時沒有離開的打算？我會在這裡待很短暫的時間，當然是以龍族的觀念來說，又或許妳並不介意？」

薩爾妮已經在這片土地上待了比預期還久的時間了。鎮上的居民出乎意料的熱情，大小問題都來找他，而且還常常附送好吃的食材，回過神來已經要入秋了。他原本打算入冬前離開的，沒想到現在又出現新的變因。按照那個傷口來看，大概得用掉兩罐特效藥膏才行，製程加起來也差不多需要一個冬季的時間，因此薩爾妮點點頭，表示不介意。說到底，從男子的問法聽來，他應該也沒有介意的餘地。

納爾維斯環顧了不大的空間，又看像那張不足以塞下自己的小床，睡在地上很難看，但搶一個人類僅存的睡眠空間也並不美觀。他想了想，說：「如果天氣良好，我可以變回原形睡到外面。」外面的雨聲在屋頂上拍打出叮叮咚咚的聲音，於是他補充：「但這幾天我要睡屋裡。」

薩爾妮又點點頭，到一半才想起來自己要睡在哪的問題。不過，按照十天裡有五天他都是在地毯上醒來的，差別也不大。

這時薩爾妮想起另一個問題。「這個山頭人不多，但偶爾還是會有鎮民找上門。如果要住在這裡，需要麻煩阿修恩大人暫時維持人形了。……這樣可以嗎？」

住在這間屋子當然只能使用人形。納爾維斯不理解這是要特別告知的事情，但依然回應：「當然。」

接著伸出手，給予禮儀那樣，等待薩爾妮回應。

「？」薩爾妮看著大掌，注意到男人的手背上隱約有一些鱗片花紋。過了一會，他才意識到對方不是在跟自己要東西，趕緊雙手一起握住，縮著肩膀晃兩下對方的手。

握上去的體溫比常人低，觸感涼涼的。薩爾妮不禁多握了一會，直到感覺到視線才鬆開。

「呃……戒指很漂亮。」男子手上不只一個戒指，薩爾妮也不確定自己是在誇哪一個。

納爾維斯有些遲疑的挑眉，看來即使是這樣的女孩子，也無法抵擋寶石的魅力。自己這身衣服是幻化成的，但戒指並不是，於是納爾維斯隨意地摘下一枚，將沉甸甸的銀戒指放到薩爾妮的手掌心。

「那就給妳一個。」

在薩爾妮張著嘴還沒反應過來時，納爾維斯就已經重新執起刀叉，專心吃他的火腿了。

Chapter 3

薩爾妮醒來時，太陽已經移動到接近中午的位置了。這樣的情形不是多稀奇，但他還是恍神幾拍，才想起來為什麼會睡得比較晚——跟以前不同，這可不是熬夜看書造成的。

薩爾妮輕手輕腳的起身，偷偷俯視躺在床上的男子。他已經很久沒有和別人共處同一個空間這麼久了；甚至不是隨便一個人，而是鎮民口中神明般的「阿修恩大人」。男人實際上沒做什麼，只是在不大的空間裡走動，偶爾翻動架子上的瓶罐和書籍，隨口問幾個問題。玻璃輕敲的聲音、書頁翻動聲、乾燥花草被碰到的摩擦聲，還有沈重的鱗片尾巴拖過木頭地板的刮擦聲，一切在他躺在臨時堆起的稻草堆上試圖入眠時，都變得難以忽視，更別說男人像山一樣高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讓人意識過剩。

等薩爾妮真的闔眼，天上的星星早就睏倦了，再睜眼時，陽光已經將稻草堆曬得暖烘烘。他套上外衣，走到鏡子前將紅捲髮編成單股辮，接著拿起桌上的戒指端詳。他沒想到隨口一誇就被贈與這麼貴重的禮物；大概在龍的漫長生命中，金銀珠寶的價值和石頭沒有相差太遠吧。

戒指太大了，就算套到大拇指上也還多出很多空間。薩爾妮脫下來，對著陽光觀察戒指內側以及寶石的折射，就在他思考寶石的光看起來很眼熟時，抬眼就在鏡子裡對上一模一樣的一雙眼。

「對於那枚戒指有什麼問題嗎？或許妳在思考這能換多少錢。」低沉的聲音冷不防的響起，納爾維斯依然側躺在床上，多了將手掌托住頭的動作，也不知道那對犄角是不是很沈重。

「我並不知道能換多少，但至少要有十條火腿。」說完，納爾維斯打了一個優雅的呵欠，能在瞬間看見嘴裡的尖牙。

薩爾妮嚇得差點鬆開戒指，攥緊掌心將戒指靠上胸口。

「……早安，阿修恩大人。我相信這個可以換不只十條火腿了。」薩爾妮呼出一口氣，說：「我只是在想，戒指內側刻的文字很陌生，不是附近幾個國家的東西。還是說是很久以前製作的？」

「我不記得，只是從堆成一堆的箱子裡面挑幾個出來。」納爾維斯也乾脆起身，整理起並不算凌亂的衣領。

龍族的對於時間流動的感受很慢，這點在與人類擺在一起時格外明顯，他可以一次睡掉半天或一天，幾乎讓薩爾妮懷疑起他的生命徵兆；同時也可以清醒數個夜晚，以至於打擾同居者的睡眠。當然，納爾維斯並不覺得非常抱歉，至少薩爾妮也沒有抱怨，無論女孩敢不敢。

而現在，他與薩爾妮清醒的時間終於同步了一次。

「所以，妳正在判斷它的價值是不是更高，要換火腿嗎？」

「嗯？我只是有點好奇……」好奇，這是薩爾妮很久沒有使用的詞彙。他總是避免太深入去理解任何人，但眼前的不是人類，好像不需要用常規做法去應對。就連這麼珍貴的戒指，男人也不記得由來了，那麼無論問什麼都不用擔心留下太深的印象。

「我的錢還足夠買火腿的。」薩爾妮轉了轉戒指，問：「我真的可以收下這個嗎？」

得到男人的應允，薩爾妮露出小小的微笑，將戒指收進桌上的小木盒裡。「那麼……我就先暫時保管了。謝謝您。」

簡單用過早餐後，薩爾妮禮貌同時堅定地交代男人務必待在室內，到院子裡和上門的婦人交談。一會後薩爾妮進門，在擺滿玻璃罐的架子上翻找，喃喃自語「有點不夠了」，接著回到前院，站到花圃前平舉雙手，讓嫩芽從地底破土而出，慢慢長成茁壯的枝芽，然後開花結果。

納爾維斯就靠在窗邊看這些，覺得自己像是被告誡不准外出的寵物。薩爾妮曾經說過自己的魔法是植物，看起來確實如此，人類會將魔法細分，甚至設立所謂的學院，規定自己是屬於哪個類別。對他而言，風是與生俱來的能力，而其他生命也不是不能使用，只特別針對單一的魔法去專研，確實很有壽命短暫的人類的作風。

他本該看不起這種淺薄的力量，然而腰側的傷口證實了人類的傷害力，沒錯，這個壽命短暫的種族一直都很不可思議，他們發展出城鎮與歷史，創造神靈的存在，擁有不斷繁衍後代的生命。他從來沒理解，甚至與之延伸出低劣的詛咒，浪費了龍族珍貴的鮮血。

薩爾妮的存在證實了這個汙點，但她一無所知，以自己的方式過著僅存的壽命。她知道嗎？看起來並不明白淵源，那麼她會想知道嗎？

兩個黑色的釜裡裝滿冒泡的湯汁，一個稀薄，一個濃稠。薩爾妮站在爐子前，確定四周沒人後，拿出小刀往指尖劃，讓血滴進濃稠的那鍋裡面。鮮紅液體不斷滴落，薩爾妮專注地看著傷口數著滴落的數量，等差不多了就用事先準備好的手帕壓住，空著的手沒閒著，繼續攪拌。

一絲鮮血的氣味竄進鼻腔，接著跟其他東西混合成更複雜的味道。納爾維斯皺起眉頭，依循著混雜血腥味的熱氣找到薩爾妮的身後。「為什麼加血？」冷不防出聲讓嬌小人類明顯的嚇了一跳，就像是做虧心事那樣，讓納爾維斯覺得保持安靜的腳步效果顯著。他雙手環胸靠在門邊，這個血裡面有龍詛咒的成分在，他認為自己的質問很合理，他應該有資格知道。「會有什麼效果？」

薩爾妮本來不打算說的，除了想避免解釋，也是怕對方難以接受。但問句比想像中立，或許對方只是好奇而已。就算聽起來像在質問，但短暫地相處下來，應該只是高貴的龍的慣用口氣。

「我的血的魔力含量比一般人高。有一天我就在想，拿來入藥，有機會增加藥效。」薩爾妮瞥向雙手抱臂的男人，腰腹的傷口被繃帶蓋住了（是薩爾妮好言勸說的結果），這半個月的恢復效果不錯。「您的傷口蠻深的，我才想著使用這個特效藥膏試試，沒想到對龍的身體也有用。您是有感覺到什麼嗎……？」

龍血施予人類的效果納爾維斯很清楚，相對應的詛咒他也在百年前問的透徹。薩爾妮之所以魔力充沛——是源自最初作為契約的附帶價值，畢竟要一個人類與龍族同樣長壽、為自己所用，自然也需要擁有足以陪伴龍族的力量。

延續百年，如今成為詛咒竟然還保有功效，自己的血反過來回饋到身上，納爾維斯倒是有點訝異，他甚至一開始沒有在傷口的藥裡察覺這點。

「魔力含量高，所以這藥有用，很合理。」他簡單地給自己與對方一個結論。「你對其他的人類也這樣用過嗎？」

「呃……有啊。」薩爾妮移開眼神，埋頭繼續攪拌濃稠的藥湯。這款藥實際上算實驗品，這之前薩爾妮只在自己身上的小傷試驗過——這些他當然不會說。說到底，他也是人類，這不算說謊，而且男人的傷太嚴重了，是非不得已的緊急情況。就是這麼一回事，他如此說服自己。

眼前的人類好像有心虛的味道，但魔藥混雜鮮血的味道混淆了一切，納爾維斯眯起眼繼續看著薩爾妮覺得背脊發涼，才轉身回到臥室的區域躺下。

*

作為天上的王者，納爾維斯只當這間小屋是暫時的休養地。因此無論他在這個休息的「床鋪」離開或是回來，他都是自由自在的。

納爾維斯轉動肩膀，他在這之前睡了整整一天，頻繁的睡眠與充滿魔力的藥物讓他覺得康復迅速，但同時也幾乎厭倦了維持人形。

薩爾妮似乎外出了，記得她好像講過什麼……請求？不要被看到之類的，以為自己是什麼不能見人的東西？那自己飛遠一點就行了。

納爾維斯大步躍下山崖，當漆黑翅膀刮起風，他想——或許順便帶塊肉回來。

冬天的森林很安靜，萬物在白雪的覆蓋下沉眠，只有踩踏雪地的碎冰崩裂聲，和偶爾不知道哪裡的樹梢落下積雪的悶響。這些並不妨礙薩爾妮感知雪堆底下的生命力；當他回到小屋時，提籃裡裝滿許多菇類、漿果、和堅果，在冬雪的保護下，反而更加鮮甜。雖然這對肉食的龍沒什麼吸引力，薩爾妮想著，不過搭配肉類就不一樣了。或許他會是第一個讓龍對蠔菇和野玫瑰果讚不絕口的人類。

幼稚的想法逗樂了薩爾妮，但當他推開家門時，裏面卻沒有任何人影。他環顧四週，只撿到一條被拆下來的繃帶，意識到對方大概覺得傷好得差不多，乾脆地離開了。

「……真像野生動物。」薩爾妮放下提籃，反正龍不在了，有點失禮的心聲就這樣說了出來。「我還多撿了野菇呢……」

彷彿從冬眠的荒唐夢境中醒來，薩爾妮在原地發愣了一陣子，才捲起袖子準備處理食材。「本來還擔心肉可能不夠，現在倒解決了。」他從儲藏室的釣鉤取下火腿，才剛穩住身子，這時——

「碰！」

後院裡傳來一聲巨響——再一次的。薩爾妮嚇得鬆開手，在火腿落地前趕快抱好放到桌上，然後戰戰兢兢到後院查看。

納爾維斯在降落之前想起薩爾妮說過的「菜園」，但即使他運用銳利的龍眼，也沒有看出哪些是蔬菜、哪些是雜草。無所謂了。於是他只踩在比之前稍微偏離一點的位置。

白雪積了厚厚一層在院子裡，但當薩爾妮看到差不多的位置再次被砸出一個坑，心臟還是抽痛了一下。不過也就一瞬間而已，因為他的注意力被更難以理解的存在吸引過去——一頭巨大的龍，噴出的熱氣像凜冬的風雪，裹住全身黑得發亮的鱗片，顯眼的龍角彎出優雅的弧度，像王冠一般直指天際。

毫無疑問，眼前的生物是這個大地上的絕對王者；撇開神話與信仰，光是存在本身，就足以讓薩爾妮震懾於他的美。

「阿修恩……大人？」薩爾妮小心地呼吸，注視著巨大龍體逐漸縮小，一個男人的身形顯現，黑色鱗片幻化成一套烏黑的長袍，凜然與優雅。如果忽略他腳下踩著的巨大不知名野獸的話。

「阿、阿修恩大人？」薩爾妮往後一步，男子拖著巨大的野獸往這裡走來，鮮紅的血在雪地上抹過，模樣比剛才龍形時還嚇人。

「妳回來了？」這或許才是薩爾妮想說的話。納爾維斯沒有意識到對方的退步，逕自舉起手上詭異的生物屍體——上面有不只一對眼睛——明顯是郊外的魔物。「家裡看起來沒有肉了，所以我帶了一些回來，妳可以隨意運用，風乾成臘肉或是煮那個蔬菜湯。」

語畢，納爾維斯鬆開手，獵物的鮮血在雪上四濺成花型。他繞過薩爾妮就進屋了，還記得在進去之前把雪從鞋底踏乾淨。

「……」說到底，這究竟是什麼生物？

薩爾妮和複數個失去亮光的眼睛對視，意識到自己現在的職位相當於村裡的廚師。他想著該找藉口跟村子裡借大釜來使用了，而在此之前，他得先想辦法肢解眼前的龐然大物。

納爾維斯在火爐前運用風與溫度將自己弄的乾燥，倒了一杯薩爾妮煮好的茶，舒舒服服地在餐桌前翻完一本魔藥學，才意識到女孩子根本還在外面。

也太久了？於是他拿著杯子重新回到門口，而眼前的景象讓他始料未及——藤蔓吊掛著獵物，薩爾妮運用植物固定屍體並剝去外皮，在支解作業裡滿身鮮血。

簡直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他看著轉過頭來滿臉污血的女孩，忍不住問：「……雖然我說妳可以隨意運用，但為甚麼會搞成這樣。」這很困難嗎？納爾維斯回想才意識到自己總是一口吞掉獵物，根本不會殘留任何血液在外面，要這麼嬌小的人類處理這件事或許是太勉強了沒錯。

他露出無語的表情，在薩爾妮反應不過來前抽走她手上的獵刀，摸索找到關節軟骨下刀截斷，剩餘的肉被迅速的支解完畢，在雪地上疊成一座小山。腥味會引來其他東西，納爾維斯颯起大風將染紅的雪塊全掃到山崖底下，這才反手將刀還回去。「今天晚上妳打算煮甚麼？」

「啊，謝謝。」擁有貴族的外表和氣質，就連肢解動物也會如此優雅嗎？薩爾妮想著。他抹掉臉上的汗，操控乾燥藤蔓將肉塊一一捆好，一邊說：「這個……我沒有吃過這種生物。」應該說，看都沒看過。「吃起來類似什麼肉？」

納爾維斯回：「類似雞肉吧。」

薩爾妮點頭：「那就用烤的試試、可能需要香草去除腥味。啊，也可以煙燻。說到這個……可以請阿修恩大人再幫點忙嗎？」

納爾維斯跟薩爾妮四目相交，接著同時往不遠處崩落的石塊位置看去，那裡應該本來有一座燻爐，當然是在遭受龍尾掃過之前。

那雙湖綠色眼睛小心翼翼，納爾維斯抬起一邊眉毛——三十分鐘後，石塊砌成的爐台重新出現，納爾維斯拍掉手上的灰塵，十年內……不對，百年內，他都從來沒有做過搬重物的工作，即使這對他說並不重。

要有所得就必須付出勞力，這是薩爾妮被教導的觀念，因此詢問時十分自然，等真的看到男人搬起石磚時，他才後知後覺意識到這算是「命令」一條龍替自己做事了。他並不是篤信龍神的虔誠信徒，但面對可以一口吞掉自己的超凡存在，這可以說是極度冒犯的要求了。

明明才兩個月而已，習慣真是個可怕的事情。

新砌的燻爐比原本的大至少一倍，以一個人來說完全沒必要，但考量龍的食量後就剛剛好了。不過，按照恢復速度，春天第一朵花開時，對方就會迫不及待離開這個狹小的住處了吧，薩爾妮想。

到時自己也差不多就該離開這片逐漸有親切感的土地了。

煙燻的炊煙冉冉上升，融入昏黃的晚霞裡，而小屋中，剛出爐的烤肉香味四溢。薩爾妮並不擔心這個肉是否有人類沒辦法消化的毒，如果吃著美味的食物時中毒身亡，也是種幸福的死法。

「阿修恩大人，您覺得味道如何？」薩爾妮問。肉入口即化，但並不像雞肉，因此他有點擔心是不是烹調的問題。

納爾維斯時常捕捉這種魔物當食物，但還是第一次看見被剝去毛皮切塊端上餐桌的模樣。他切成小塊狀送進嘴裡，在一瞬間幾乎不認識自己吃習慣的食物，味道截然不同。

「我原本說這像雞肉……那是生吃的味道，並沒有說謊。」納爾維斯皺起眉毛，總覺得彷彿自己出錯了那樣，又補充說明「我並不知道煙燻後是這個氣味。所以不准說這並不像雞肉，另外，很美味。」

薩爾妮眨眨眼。他根本沒有怪罪的意思，但男人的解釋彷彿擔心被怪罪，搭配繃起的表情，竟然有點像個孩子。

「嘆、」薩爾妮低頭抵掉笑意，點點頭：「那太好了。剩下的肉，可以用其他烹調方式試試。」

就算面對好吃的食物，男人吃飯的樣子就和平常的儀態一樣優雅，讓薩爾妮不自覺跟著挺直背脊，調整吃相。他沒什麼和上流社會接觸的經驗，但猜想他們用餐起來也會是這個模樣……還是說，這是以前貴族的模樣？

「話說回來，阿修恩大人。您究竟幾歲呢？」薩爾妮問：「龍族的壽命到底多長？」

這讓納爾維斯停下用餐，拿塊布擦掉嘴上的肉汁。

「我已經活了七百年左右吧。」他看見薩爾妮瞪大眼，覺得有些好笑，卻又能理解人類肯定會對此驚訝。「龍族多半獨自生活，不會刻意打探其他同族的生活……能活多長我不確定，但生育我的母親似乎已經一千多歲，多半保持原型與久眠，生命幾乎與大地共存。」

龍族的壽命是足以讓國家傾頹和誕生的長度，這個薩爾妮明白，但百年和千年對一介人類來說根本沒差別，都是難以想像的長。

反過來看，人類活二十幾年和活一百年，對龍族而言也都短的感受不到差異吧。

「所以您，嗯……以龍族來說，算年輕的嗎？」薩爾妮問。

納爾維斯覺得這是個詭異的問題，難道自己看起來很蒼老嗎？話說回來，這個模樣也是他依照喜歡的人類相貌去變化出來——他認為自己長這個樣子很好看。

「這張臉看起來並不年輕嗎？」於是他傾身湊到薩爾妮眼前，挑起眉毛「我還在精神很好，能力強大的年紀。」

意思是，果然很年輕。雖然指得不是實際年紀，而是精神上的。

薩爾妮還在腹誹，接著就看到男人的臉逼近。他不擅長直視他人，男性更不用說了，但他也明白眼前的是俊美的五官。不過在看仔細前，他倒是先被人額頭上一圈帶著七彩光的黑色鱗片吸走目光。那鱗片一路延伸到兩側髮際，像皇冠。

細看原來長這樣。像岩壁裡露出的礦石，十分美麗。

「你不這麼認為嗎？在看什麼。」納爾維斯皺起眉。

薩爾妮這時才回過神，趕快附和：「當然，您感覺就正值年輕力壯的年紀。容貌也是能令少女傾心的臉。」

「妳的評語真奇怪，我需要人類傾心做什麼。」納爾維斯雖然這麼說，皺眉的臉仍然恢復正常退回去原位。他重新拿起刀叉進食，一臉自然：「不過，我的原型比這個好看更多。」

「我同意。」薩爾妮點頭，接收到男人的視線時立刻補充：「我的意思是，不是說您這個樣子不好，只是您的原型……我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龍族信仰。」

這段話拉回納爾維斯的注意，太過自然的相處讓他幾乎遺忘了眼前人類與自己的因果關係。或許根本不該跟對方聊太多話？但就像初次見面時的疑問，納爾維斯總想要一個答案，好證明他現在的作為有依據。

「人類總會把所見加上各種幻想。」納爾維斯微微偏頭，尾巴在地面刮過粗糙的聲響。「那麼面對我，你對龍族信仰怎麼看？有道理、沒道理？或是很可笑？」

薩爾妮安靜了一陣子，才緩緩開口：「我覺得是注定的。」

「這片大陸上，每個地方對龍族的想法有點差距。有些敬畏，有些尊崇，而有些……總之，對人類來說，龍的力量是無可否認的強大。這個強大會讓人害怕，讓人嚮往，也可能根本想像不了；無論哪一種，基底都來自一股無法克制的吸引力。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

面對絕對的力量，薩爾妮並不羨慕。因為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神奇地，他反而能心平氣和面對自己既定的結局，和擁有就近無限生命的存在共處一室。

「以龍族的角度看，是很單方面的期盼吧。但，既然您會化成上類的樣子，應該代表人類還是有點值得稱頌的地方？」薩爾妮指向男子面前的碗，嘿嘿笑：「例如我們的料理。」

「……你說的對。」納爾維斯看相眼前的「人類」，薩爾妮絕對不算生命力旺盛的狀態，也完全沒有強大的力量，但他依然微微睜眼，就像是看到太陽一樣。

「人類對我來說是有趣的存在，你們在不長的壽命裡發展出城鎮、飲食與信仰，即使短暫的時間就會死去，卻依然能把這些傳承給下一代。」

如果沒有詛咒，眼前的人原本能活到幾歲？

納爾維斯發現自己不僅這麼想，並且他還沒有從薩爾妮口中得到回答。

「妳記得嗎？」他的指尖輕輕點在桌面「我問過妳『用這樣的方式度過人生，妳開心嗎？』」

「生物活著與死亡的氣息在龍族面前是很清楚的。」寶石般銳利的豎瞳看向薩爾妮，也在那雙藍綠色裡面看到動搖。「妳知道妳的壽命很短嗎？」

原來龍族其實是分得出來的嗎？這是薩爾妮腦中第一個冒出來的想法。不是針對生命的氣息，而是長短——原來區區二十幾年跟七八十年的差別，龍族依然能辨別出差異。

薩爾妮沈默了一陣子，直到叉子上的肉塊冷掉了，他才點點頭：「我知道。我的母親非常短命，並且他告訴我，他的母親和手足也是這樣，都是二十五歲過世。這麼精確的數字，還有我們體內豐沛的魔力……比起巧合或疾病，更像某種詛咒或代價。」

看來「詛咒」是有被繼承下去的，即使如此，他們依舊繼續試圖生出短命的後代？納爾維斯緩慢的眨眼，又問：「妳有聽說過為什麼嗎？」

薩爾妮搖頭：「還不知道，擁有的線索太少了。在魔法學院時……噢，我在魔法學院就讀過，但我當時還小，權限太低，查不到什麼有用的。後來逐漸地覺得，就這樣吧。每天普通地生活，也沒什麼不好。」

薩爾妮安靜一會，看向面前男人。「還是說，您有聽說過類似的事嗎，阿修恩大人？」

「有。」不知道算不算讓人意外，納爾維斯回答的很乾脆，薩爾妮還在思考能夠問什麼，就聽見男性嗓音低沉的又問：「這麼說，妳的祖先從來沒有試圖找方法解決，也完全沒有流傳下可能的理由。在知道會持續延續詛咒的同時——即使如此，妳依然誕生了。」

與厭惡相反，納爾維斯倒是看得起這種自我中心，或許當初祭品義無反顧離開自己的那股傲氣被好好的傳承下來了？

他凝視著薩爾妮，像是想從中看出什麼——例如渴望，或是不甘心？

「……我不知道我的祖先有沒有曾經發現過什麼。」和納爾維斯想的不同，薩爾妮只是垂下眼，輕聲回答：「可能他們也找不到理由，也可能知道理由，但找不到方法。也有可能，他們和我母親一樣，期盼這次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您剛才說，人類即使生命短暫，也會努力將知識傳給下一代。我並沒有這個打算。」薩爾妮輕吸一口氣，將盤子裡剩下的食物吃光，大口咀嚼後用力嚥下，讓食物化為身體的養分，再多支撐一天。「到我這裡就夠了。」

薩爾妮將剩下的肉往男人面前推，看著對方進食的模样，問：「阿修恩大人，您說曾經聽過類似的事。那麼，那個人是怎麼面對的，您曉得嗎？」

納爾維斯並沒有聽到他想要的答案，龍並不會說謊，而人類擅長，就像當時答應留下又離開的人類。他並不知道薩爾妮說的是不是實話，但至少此刻他失去繼續追問的興趣。

「我認識那個人的時候，並不知道詛咒的存在。」

以生物的軀殼滋養旁人，這是母親會做的事情，納爾維斯看著眼前成堆高的肉，幾百年前他對眼前的那個人類也做了類似的事，但並沒有被接受。

他並不是母親，龍族的雄性也沒有家庭的觀念，他能被授予的只有與生俱來的能力。當他初次知道人類之間的牽絆並嘗試效仿，母親也並未跟他說過會有人背棄龍，而這將成為詛咒。即使因為有趣而接觸，龍跟人終究不同。

「而理解這件事的時候那個人已經死了，所以並不清楚她是如何面對。」他將食物全都送進嘴裡，也將話題終止在這裡。

薩爾妮發現了，男人說的是「認識」，而不是「聽說」。這是否代表許久以前，他就與自己的某一個祖先接觸過？甚至像現在這樣同桌用餐？

「我原本以為這麼短的生命裡，不會發生什麼大事了。不過，我現在卻在和阿修恩大人一起享用美味的肉。其他人恐怕很難相信。」

薩爾妮想，對阿修恩而言，自己大概也只是漫長的時間裡其中一個插曲，並不是多稀奇的一件事。但……

薩爾妮拿起放在桌上抽屜裡的藥膏，裏面剩得不多了。她熟練地舉起繃帶和藥罐，朝男人露出微小的笑。「看來人生還是充滿驚喜的。」

Chapter 4

「好了。」當窗台邊冒出嶄新的一抹嫩草，薩爾妮抹開最後一點藥膏，蓋上空蕩蕩的藥瓶。男人側腹的表面鱗片還沒完全長好，但原本的窟窿已經癒合的差不多了，留下新生的疤。他看著男人站起身左右轉動身體，從動作就能知道傷口沒問題了，對方沒有理由再繼續留下。

「您接下來有什麼打算，阿修恩大人？」薩爾妮問。

這個問題對幾乎永生的種族來說並不重要，納爾維斯第一次被這樣詢問，或許這就是人類口中的「道別」？

「過原本的生活。」他思考一下後回答。

薩爾妮露出瞭然的表情，納爾維斯也注意到對方在春天來臨之前已經整理好一個又一個的行囊。「你要出遠門？」他又問。是因為在等自己康復嗎？納爾維斯才往這邊思考，就看見對方搖搖頭，讓他露出有些訝異的表情。「妳要離開？為什麼？」

薩爾妮回：「因為會變麻煩。」

見男人露出不明白的表情，薩爾妮搜索著字句，試圖將感覺說得具象一點：「呃，如果和這邊的人變得太靠近了，分別時會難過，會被問很多問題。我終究是會離開這裡的人，不管是什麼形式。一旦產生羈絆了，我覺得……會有點難處理。」

「你的意思是指妳終究會死去嗎？」

納爾維斯直白的拋出疑問，他看得出薩爾妮露出有點錯愕的神情，又或者是感到侷促。但他難以理解，因此並沒有停下繼續開口：「但在失去生命的當下，別人也無法問問題。如果說分別會感到難受，移動到不同的地方也不會改善什麼……既然如此，何不一直待在原地？」

曾經在餐桌上的談話，納爾維斯以為薩爾妮已經理解自己的生命期限，也選好怎麼生活。他試圖從中抓出能作為判斷的痕跡，在沈默片刻後問。

「會感到難過的是指別人，還是妳自己？」

薩爾妮擅長的是一聲不響離開，不是仔細地剖析自己。但他想，眼前男人大概只是好奇；不帶有任何情感，只是以龍的身分好奇人類在短暫的生命裡能生出怎樣的想

「……相處久了，就會產生感情。有了感情，就會產生各種情緒。」薩爾妮閃爍著眼神，抿起小巧的嘴，努力解釋：「我母親過世時……我很難過。所以，我不想要再經歷類似的情感，也不想看到別人臉上出現這種表情。這也是當初我離開家的原因。」

薩爾妮想到鎮上的人們，例如哈波先生以及彼得蘭克先生。自己的離去對他們而言，最多只是回到原本日常而已。可能會有點不便，例如沒有人再製作短暫產生力氣的藥水，但他相信他們終究會再次習慣。況且，也會有其他魔法師途經這座城鎮，他並不是獨一無二。

「說到家。」薩爾妮問：「您說過原本的生活，是回您的家嗎，阿修恩大人？龍族有家嗎？」

納爾維斯還沒有想清楚有關薩爾妮表達的情緒，這跟他原本打算的不一樣，讓他有些不快，但不確定是因為哪一件事。

「龍族生在天地之中，能留在想留下的土地，佔據其上，那就會成為領地。如果妳要說這是「家」的話，那可以算是。只不過我也可以到其他地方去。」

這樣表達下來，自己與薩爾妮似乎沒有什麼不同，納爾維斯被這樣的矛盾惹的停頓了幾秒，或許是他覺得薩爾妮移動的想法與自己不同？又或許是因為對方的壽命太短了，還浪費在四處移動？

……這又與自己有什麼關係。

「那麼您總算可以回家了。我很替您高興。」薩爾妮沒有感覺到男人微妙的心情，猶豫一下後伸出手，做為握手的邀請。「這段時間，能認識您是我的榮幸，阿修恩大人。」

這是禮儀，納爾維斯沒有不順應的理由。因此即使感受複雜，他依然伸出手，做出原本就計劃好的道別。

他相信自己再也不會見到薩爾妮。

*

剛來到這座森林時，薩爾妮獨自一人蓋起小木屋，小聲地推開這扇木門；現在要離開了，他同樣獨自一人小聲地闔上門，在門口留下一封信，給不知情的鎮民一個安靜的道別。

薩爾妮的旅途從來都沒有目的地。他只是打開地圖，隨便看中了哪個城鎮，就啟程往那個方向走。和以前怎樣，一路上他走走停停，不一樣的是多了看向天空的習慣，有時候一抹影子從頭頂閃過，還會停下腳步。

不過，龍畢竟不是這麼容易就能遇到的存在，最後當然是什麼都沒看見。

這一天，薩爾妮來到一座位在山谷間的村落，地勢偏遠的關係，村子過著相對原始的生活。龍族信仰在這個地方深深紮根，從語言到日常習慣，到處都能看見痕跡。

薩爾妮看著市集裡賣的掛毯，上面繡著黑翼龍神，四周符號是風的使者的象徵。簡直像阿修恩大人——但這個地方稱呼祂為「烏爾」。據說烏爾大人喜怒無常，尤其冬季時揚起的風，彷彿要將這個小村子夷為平地。唯一能穩定烏爾大人怒火的方式，是定時獻上牲畜祭品。

為什麼是牲畜？因為烏爾大人不喜歡人類，村民們說。

薩爾妮想著，這和阿修恩的傳說不太一樣。雖然男人的脾氣不太好，但最多會破壞的只有小木屋裡的地板，還有後院的可憐蔬菜。至於阿修恩大人喜不喜歡人類，薩爾妮並不確定，但至少是不討厭的，不然那兩三個月裡，他早就被一口吞掉了。

和以前一樣，薩爾妮離村裡一點距離的空地，重新用魔法建起小木屋。不同的是，山谷附近能挑的平坦地區不多，因此這次他多了個牧羊的老先生當鄰居（雖然是鄰居，也要走一小段才會碰到）。

偶爾兩個人相遇時，薩爾妮會幫老先生顧羊。有時候他會一邊看書，有時候練習魔法，有時候只是躺在草地上看雲，然後拿出阿修恩送的戒指端詳。那是從戴著眾多戒指的指頭上摘下的其中一個，每一個都是人類匠人的心血結晶。

或許龍也有不同個性。那為什麼村民會覺得烏爾大人不喜歡人類呢？薩爾妮喃喃自語。

牧羊的老者聽到了。一陣子後，他難得開了口。

「聽說過嗎？龍的詛咒。」

「如果惹怒了龍神，你的壽命將慢慢被啃食，成為龍的養分。這個詛咒會綿延下去，直到所有後代都回歸龍神的懷抱，從世界上徹底消亡。」

一陣風吹過，將天空中的白雲緩緩推往山頂。薩爾妮看了很久，直到一隻山羊叨起他的頭髮開始嚼，他才回過神，起身拍掉裙子上的草屑，慢慢走回家。

納爾維斯發現薩爾妮的新落腳點是哪裡的時候有些驚訝，就像是冥冥之中指引，在人類的口中或許能成為神跡——不，他就是那個神——就只是巧合。

慶幸原先的山頂並沒有被其他龍佔據，距離也非常完美，剛好足夠他盯著薩爾妮的動向。

「相處久了，就會產生感情。」女孩是這麼說的，納爾維斯並不覺得這能套在現在的自己與對方身上，他只不過是還沒有問清楚薩爾妮對於壽命的想法，如果對方表現的坦然接受，那就會一切順利。但最後分別前，薩爾妮說不希望再經歷一次的情緒。那是不是能代表她有其他願望？他想知道，也想聽聽看是不是能聽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在這之前他沒辦法放這個人類離開自己的視線。

啊，是纈草。薩爾妮看見邊坡上的小白花叢，蹲下來摘取並嗅聞，忍不住皺起鼻子。和樸實無害的外表不同，纈草的氣味強烈且獨特，入藥時又是最佳的助眠劑，是特徵很不一致的植物。「巴蒂安」是纈草的意思；薩爾妮不禁想，祖先是針對纈草的哪個特性作為姓氏的理由。

祖先又是做了什麼，才讓龍決定降下詛咒？

「……多摘一點回去好了。」薩爾妮沿著白色小路摘取花朵，一把一把的放到圍裙上。最近沒有村民跟他買助眠藥，他不知道摘這麼多做什麼，但這時他還不太想回去。一個人待在空蕩蕩的家裡。他怕思緒會反過來佔滿一切。

突然間薩爾妮踩空，往下滑了幾步。他以為要跌進溝壑中，緊接著天地倒轉——他發現自己正在飛翔。

不，其實他在下墜。

白花像漫天星斗一樣散開，薩爾妮湖綠色的瞳孔緊縮，雙手徒勞的朝天空伸出。她慌亂地將峭壁上的植物往自己拉，樹根與枝桠像蜘蛛網猖狂地包圍過來，斷裂又重生，重生又斷裂，試圖用魔法和命運對抗。

所有的聲音都被抽走了，只剩強烈的耳鳴和心跳聲。在彷彿靜止的剎那中，薩爾妮的腦海裡卻浮現一個突兀聲音，來自跟了他一輩子的詛咒。

這一切有什麼意義？

當陽光銳利的刺傷薩爾妮的眼睛，漆黑也在上方遮蔽了一切，彷彿是即將死亡前迎來死者，薩爾妮總覺得自己一瞬間變的輕飄飄，風化過耳邊的聲音隨著下墜停止而改變，變成另一種彷彿覆蓋在皮膚上，柔軟的風。

如果這是死亡，好像也沒有太壞。當薩爾妮這麼想的時候，低沉又夾雜咕嚕咕嚕龍鳴聲的噪音出現。

「妳是蠢蛋嗎？連摘花都能腳滑。」死神的聲音聽起來有點火大。

薩爾妮睜開眼，看到的是那枚戒指上的蛋白石——有兩個。是阿修恩的眼睛。

「為……為什麼？」薩爾妮能感覺到自己慢慢飄下，在半空中被穩穩接住，紮實地掉進男人的臂膀裡。遮住天空的是一雙巨大的龍翼，將白晝調轉成黑夜，逼迫萬物只能仰望唯一的存在——在這樣超出常理的時刻，薩爾妮卻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甚至眼眶發熱。

薩爾妮被緩緩帶回懸崖邊，但並沒有被從手臂中放下來，面對一臉困惑的女孩納爾維斯回想起自己是跟過來的，或許得做出解釋。他思考了幾秒，回應：「這裡是我曾經的領地。」

是個既完美又正當的實話，他對自己的應對很滿意。

所以是回來巡視，湊巧經過？

「原來……如此。」薩爾妮發現自己還緊抓著領口的布料，像是想讓還在震顫的心臟按在胸口裡，這才體悟到撿回一條命。他洩出一聲顫抖的氣，吸了吸鼻子，說：「謝謝您救了我，阿修恩大人。」

兩人對視一陣子，薩爾妮沒等到男人放下自己，尷尬地補充：「我、我感覺沒事了。」

納爾維斯聽著風聲帶來的消息好幾天了，知道薩爾妮跟這裡的居民聊了很多傳說，有讓他嗤之以鼻的，也有真的有關的，他想薩爾妮會不會問？話說回來，自己從來沒有同時使用人類模樣與龍的翅膀，納爾維斯總覺得現在的樣子有點滑稽，但他低頭看向手上的「東西」，又不是很想現在放手，總不可能變成龍形叨著。

「我帶妳回妳家。」重新展翅的聲音刮過耳邊，風也讓薩爾妮忍不住睜起眼睛，當她重新睜開的時候，又回到距離地面很遠的地方——這一次是在空中。

「……噫！」薩爾妮覺得心臟又要從胸口跳出了。他死死抓著自己的頭髮和男人的領口布料（他可不想再次體驗要摔死的感受），告訴自己不能往下看，在凌亂的髮絲間，將目光投向山谷盡頭的夕陽。

翱翔的感覺比以為的平穩。薩爾妮漸漸放鬆，感受清涼的空氣拂過面龐，眺望綠茵與山巒，是他從沒有看過的遼闊。

「到了。」薩爾妮聽到阿修恩低沉的聲音響起，回過神已經看到熟悉的小丘陵，四周的植物刻意一般環繞一棟木屋，與之前那棟幾乎一樣。

薩爾妮還來不及去想為什麼男人知道，一人一龍就穩穩地降落在門前。薩爾妮有種很久沒有踩在土地上的感覺了，動了動雙腿，才發現阿修恩還盯著他看。

「那個……再次感謝您的救命之恩。」薩爾妮轉動眼珠，朝家門平攤手掌，「您會想進來喝杯茶嗎，阿修恩大人？」

納爾維斯向前跨步，自然的接受了這份提議——雖然他本來就知道薩爾妮新的住處在哪，也對奇怪的植物水不感興趣。

他環顧了「新家」一圈，拉了一把椅子坐下，就像之前那些同居的日子。「所以妳剛剛為什麼掉下去？」

「呃，我沒注意到旁邊就是懸崖。」薩爾妮有點尷尬，雖然他知道生命沒剩下多少時間，但死於摘花時滑倒還是太荒誕了。

薩爾妮還記得阿修恩的挑剔習性，先用圍裙擦拭茶杯才替人倒茶，並問：「對了，阿修恩大人是認識烏爾大人嗎？那是現在這片土地上，村民給龍的名字。」

納爾維斯聽見後挑起一邊眉毛，回應：「他們稱呼我的母親是烏爾，我也是。人類根本分不出龍是不是替換過，也分不出龍是不是還在這裡……我都離開幾百年了。」

薩爾妮睜大眼，不可置信的看著阿修恩……還是烏爾？他並不知道該怎麼稱呼眼前的存在。

「原來您就是烏爾……您的母親也是？」薩爾妮消化了下新消息，接著想起更令人在意的問題。「那麼，村民口中所謂龍的詛咒，您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有那麼一瞬間，總是回答果決的納爾維斯停頓了，他看向眼前的女孩，感受到平常不會出現的情緒。「那並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不是代表，的確有詛咒這件事，只是是由他母親降下的？薩爾妮想。

「那、」有任何收回的可能嗎？

問句滾過薩爾妮的舌尖，但最後他沒有問出口。男人的態度看起來不太想多談，又與他的母親有關，或許當年發生了什麼事也說不定。

「……任何龍都有可能降下詛咒，對吧？」薩爾妮改問。

實際上這件事原本不該是詛咒。納爾維斯並不確定是否要在這個階段告訴薩爾妮，他是否希望對方活著？又或者是消失？……薩爾妮自己又是怎麼想的？

「詛咒的起源是人類的背叛，與龍無關。」他闔上眼，再次睜開的時候又恢復冷面的表情。

不管「背叛」指得是什麼，薩爾妮明白是時候暫時停止這個話題了。而最好轉移的話題，永遠是食物。

「啊，您餓了嗎？前幾天維特南先生送了新鮮的羊肉來，有您喜歡的羊腿。」薩爾妮雙手一拍，也不等對方回答就轉身進儲藏室，扛出醃好的羊腿放到砧板上，一邊問：「對了，該怎麼稱呼您比較適當？阿修恩大人，還是烏爾大人？」

薩爾妮總是一瞬間就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上，或許這是好事。……維特南是誰？

「你們人類總是這麼隨便就能換稱呼嗎？」納爾維斯這次跟了上去，就站在薩爾妮身後看對方處理羊腿的背影。「……納爾維斯。」

「什麼？」薩爾妮困惑的回頭。

「我說、」納爾維斯來不及收回透露本名的想法，就已經說出口了。「我的名字是納爾維斯。納爾維斯·烏爾。」